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

宋理學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海塩姚士粦叔祥氏閱

理學

宋共七十九人

儒志王景山先生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敏悟書經目輒成誦登皇祐進士不調而歸杜門讀書從學嘗數百人復召試賢良方正未行而卒年三十一故著書多無傳惟儒志一編

門人傳習其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性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肯意大都類此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諸儒未作景山獨能研窮經蘊發明道學二字此吾浙理學大淵源也後四十餘年伊洛道學儒宗始出郡之諸儒從游還鄉轉以授受而理學盛行矣楊守蟠立儒志坊以表其居

謙靖劉必明先生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從游者甚衆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因辭貧不能歸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其實數寬其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僚佐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糴米價頓減因積米數千石以備荒諸司交薦改秩愚雖不藥仕進遂致仕歸結廬城南類垣蓬戶蕭然

自適閒居二十年著述不輟書禮語孟皆有解削蕪芟異務以發明理學之奧年八十三卒其門人私諡曰謙靖先生

奥塘林介夫先生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也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之師常與之反覆辯難自以為不逮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石獨不趨斯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為時所禁乃絕意仕進

築室躬耕作萱草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行實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於何有邑官初至率上謁執弟子禮未幾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元年無疾而逝周行已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惟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至今皆稱與塘先生

劉質夫先生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從游程氏之門力學不倦程子每

語人曰他人之學斂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綱者吾無疑焉歸而教授羔鴈成羣理學之明於衢者綱力也

周恭叔先生

周行已字恭叔永嘉人祖豫父泳皆中第行已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文行著作肴揖文同舍蓮行之豐司業稷踴從興教化堂下行已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徹下之作顏子不二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

頂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曰是
子達早然亦憂其退速登元祐第時太學九人中行已
最先進京師貴人爭欲妻之行已曰吾姨母貧其女貲
未適吾母雖不言意已有屬養志可也辭昏歸娶之伊
川語人曰某年未三十亦做不得此事崇寧行舍法選
師儒除太學博士行已請於朝願分教[illegible]里以便親養
詔許之仍帶舊官於是以所聞於程氏者發明旨要以
廸後進吾浙之有洛學者是行已始也宣和初除秘書
正字鄆守王靚請爲幕賓後卒於鄆靚以朝命津其喪

歸葬安固有文集三十卷唐守文若繪像祠於學官旌
孫去非爲南軒張栻高弟

大劉先生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幼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
夜以繼日必得乃止與從弟安上同游太學復之洛師
程氏所聞最多今河南語錄第十八卷凡二百五十餘
條皆安節手編也登元符第初調諸暨簿萊州教授宰
相薦召對便殿稱旨除監察御史連決大獄多所平反
知饒州發廩賑飢悉除民害徙知宜州饒民遮道涕泣

謂吾州自范文正公以後一人而已至宣値大水艘督拯救賑給遠近無所失復除大疫分醫治療所活不可計安節亦得疾卒年四十九終承議郎部使者表其動民至死狀看者宜其子誠安節天資近道望之知其爲君子講學嘗指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進學者稱爲大别先生

戴明仲先生 弟适附

戴述字明仲永嘉九曲人孝友直諒爲文操筆立成入京師試廣文館趙丞相主文柄得其文謂爲老儒擢與

等而述未冠也由是知名述以科舉戶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爲己者俟遭父喪哀毀不茹菜果廬墓終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調泉陽簿州徒監銀冶以法辨不獲賦歸去來十章投檄而歸會州選學官爲臨江教授以母憂去職得疾於倚廬醫曰是疾不可以風盡還諸內述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有告以死生之說者吾其亡此乎蓋六日而卒大觀四年三月也周傳士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學同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

方沉涵克績日進未已朋友鄉黨期以有爲於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弟迅字幾從亦以文學著世稱二戴先生

蔡君濟先生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資禀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耳學止是邪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其學一以正心誠意爲本優游涵養日趨自得一時賢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

平生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在京師逆旅失金或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已以求名人將何望性來京師朋友病爲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喪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

徐八行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始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從其徒劉彝

得所授經熟讀精思踰年乃歸葺一小室竟日危坐然於解悟父死既足廬墓躬耕養母教授學者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崇寧中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每一聞命未嘗不涕下州守李謂舉應八行科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黃巖委羽山中避焉或問之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既歿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

小劉先生

劉安上字元禮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安節俱以學行爲鄉里所推聯薦於鄉同游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調秋原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選除太學博士遷提舉兩浙學事陛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蘊藉有大臣體即日拜監察御史朝廷有推鞫多以屬安上持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爲上言安上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信參驗

必質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矣屬蔡京權政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攖其鋒安上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未報復與中丞石公弼辛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安上遷右諫議大夫母憂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落致仕三日至都堂治事安上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論罷奉祠再起知婺州移邢州以祖母年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飢活民以殿賦降官罷再起知舒州以疾致仕未幾卒安上有至性事親孝

居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恐後未嘗私謁在御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槁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學者稱小劉先生

草堂張子克先生

張煇字子克永嘉城南人天資謹飭喜問學自六經諸子書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通習其辯析精微旁引證據論議亹亹雖老儒先生莫能屈也游太學屢先多士傳誦其文以為式親喪廬墓作霜露堂以哀有甘露降於庭人以為孝感所致請以甘露易扁煇曰吾自

衙耶復築室基傍日從事于誠正之學學者從之益衆至無地以處之州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調泰與簿三合法選洪州教授被召爲國子學錄供職逾月卒嘗稽古人行事斷以已意曰草堂講錄鄉人稱之曰草堂先生

嘉慶沈彬老先生 從弟琪附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自幼力學有家法非義弗蹈甫冠游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爲古學居父憂哀毁骨立以近世喪葬禮廢陋俗至用夷狄法始倣古正

棺余饋奠衰服之制序佛事不用雖州里族黨舉非之不顧也始從與塘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爲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辯是非則毅然不可奪族姻貧無歸者無不收恤鄉人矜式焉從弟琪字東美以行義著稱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倣古制鄉人尊之曰嘉慶先生

宋廷佐先生

宋之才字廷佐遂安人學於楊時遂祖程氏登重和第

教授京兆每言士須卓犖奇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思遠售爾故深務爵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執政薦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論南北鐘已通和願勿忘警戒舉廢墜扳滯淹寬民力總兵權益固基圖爲進取計遷司業權禮部侍郎會妻子俱表乞去除敷文閣待制奉祠起知衢州卒之年性恬靜寡欲謙廉潔自難進易退仕五十年屏處之月三居二焉

橫塘許少伊先生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器質端重幼如成人既冠入太

學三經義行景衡獨之洛師程氏得其旨歸登紹聖第由通判福州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首論童貫大罪數十譚稹罪大罰輕且言今三省闕長官樞密久虛位軍政不立邊防未肅宜選忠良以任政府王黼惡其多言以他事逐之靖康初召試中書舍人會李光程瑀俱以臺諫忤耿南仲斥景衡封還不行請祠去高宗即位除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初兩河失守宰相李綱建議請幸南陽廷論未决景衡言南陽無城池漕運不繼乞言良臣象先僉疏十上從之復上十策言[illegible]范[illegible]上

知其可任、拜尚書右丞、金兵逼京師、時相請降詔還京、景衡申前議、請幸建康、言者希旨沮之、遂乞罷政、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去國之明日、聞下還京之詔、拊膺駭歎、遂以憂成疾、行至瓜州卒、贈正奉大夫、瑞安縣開國男、謚忠簡、胡文定安國銘其墓、略云、踐修厥德、勁直而難、先事而謀、措國於安、又云、邪說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學者至今稱横塘先生、

鮑商霖先生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從伊川程先生學、有問答六章、

構橋亭於所居宅前之雁池扁曰敬亭張思叔爲之記云鮑君商霖自永嘉來學於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晝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以君爲畏友莫見稱於伊洛諸儒如此後居鄉教授值宣和方寇之亂率鄉人捍禦有司奏功第一不受賞擢會三舍法行賓兩貢誘免部上之至汴京未拜命卒

徐季節先生

徐庭筠字季節八行先生子也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illegible]櫛而後脫巾平居無惰容鬚髮色雖就屋以居而未

嘗感戚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對曰今日豈歌頌時耶因甄其本旨遂乎與者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縣尉鄭伯熊當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為名臣時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應格所親勸之行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邪卒不就淳熙間朱文公熹行部拜墓下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題詩云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牆

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景慕如此

喻子才先生

喻樗字子才建德人受業楊龜山聰明穎悟博通經史胷擴一巨石以校書因名硯石登建炎進士第趙忠簡公崇尚洛學薦除正字告詞有曰頭窮兩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雖爲衆所嫉而忠簡知之益信累官工部員外郎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樗爲人質直好議論尤善鑒嘗言沈瀛張九成進士當第一後果然有二女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

應辰張孝祥曰佳婿也遂以妻之所著有中庸大學論語解及玉泉語錄行於世

王文季先生

王光祖字文季官大理評事精於理學朱文公提舉時邂逅松陽之福安僧舍文季拱立規掌如太極狀公卽異之曰王子胷中自有太極間以傳註質之文季曰公註中庸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愚意嘗加潛暗二字公深然之後數以詩文往復有寄孫竹湖書曰吾到括止得士友王文季一人而已

無垢張子韶先生

張九成字子韶錢唐人徙鹽官八歲默誦六經十四鄉貢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游吾門當薦之館閣九成笑而卻之紹興二年策士詔以直言置高等九成所對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上及二聖忠憤激烈下及閹寺無所顧避高宗感動擢置第一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頃不能為僉判鎮東軍大書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趙鼎薦之召入著庭時樊光遠首南

官汪應辰魁大對帝語九成曰殿省居首皆卿門人對曰臣不敢以利祿之說誘門人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尋除浙東提刑力辭詔與小郡又辭乃與祠未幾召除宗正少卿遷禮部侍郎尋兼侍講進讀春秋因言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惡氣所觸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災及五穀疵妖迭見爲兵爲大札瘥竝至願陛下正心術以格天高宗聳然曰當爲卿戒之又論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仁心發見爲王道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高宗

問和議九成言虜情多詐不可不察秦檜惡之九成以趙鼎黨求去謫守邵州落職詹大方論其謗訕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談經自樂因自號橫塘居士檜死以秘撰起知溫州惠利及民民至感泣丐祠卒上嗟悼復敷文待制官其弟若子四人學者稱無垢先生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無垢錄行于世理宗以九成有明道之功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香溪范茂明先生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季皆顯宦浚獨

不近榮利紹興間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危坐一室貌恭心泰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二十四卷行於世晦庵朱子獨表章其

心箴而已令唐君韶有言曰先生之文誦習者

[illegible]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

[illegible]言由學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

[illegible]謂[illegible]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

[illegible]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

爲當[illegible]嘉靖初世廟御註心箴與四箴註並頒布天下

學賓祠記民之思念爲頭焉

石子重先生

石𡼖字子重新昌人幼聰慧暨長博覽羣書以發明聖學爲己任登紹興己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白府請蠲租稅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鉅萬𡼖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候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號其禮推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𡼖延其

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諭之閩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考古制舉行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軍未行熹使浙東聞新剏饑民轉入台境亟以屬埜埜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甚衆熹曰此儒者康濟之效也埜天資高邁究心理學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

盡得其精與發爲著述簡明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集解熹嘗采之而中庸集註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說而整尊經衛道之功益彰矣　時學者多師事之熹嘗呼曰予垂死及卒爲誌其墓有文集十卷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嘉靖間郡守洪珠特建書院於故山崇祀而表章之

東萊呂伯恭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謙

之學本諸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多歸之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及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李燾薦重修

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以治道體統及國家未備之制。多所匡益。以疾請祠歸。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氣平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儁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所註考定古周易書說闘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吕氏家塾讀書大事記若干卷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吕太史集及别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本其郡望東萊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潘叔度先生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頴異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賜東帛後入太學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曄王十

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景憲曰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以爲不可及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操道之意慨然感悟遂弃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既又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遂以女妻其子塾及卒熹爲銘其墓所著有記纂淵海

詹體仁先生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間、張宣公守鄉郡、呂成公分教、儀之方家食、日以問學爲事、淳熙二年、知信州、時朱文公、呂成公、俱在鵞湖、往復問辯、無虛日、及帥廣東、首以濂溪舊治立祠、曲江上、張宣公爲之記、後論廣鹽官鬻之弊、孝宗韙之、除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在任六年、官鬻弊革、未幾代者中以飛語、遂有袁州之行、光宗登極、念儀之故、宮僚許自便、既歸而歿、公論惜之、

錢子是先生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游楊慈湖之門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風節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巳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秩史

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韓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婚記百行冠冕集

徐誠叟先生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未冠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執經門下者千餘人秦檜欲識之不能得朱熹少時相與講明理學著有六經講義中庸論孟解其門人如周貢周孚柴衛西安鄭雍陸律常山江泳皆著名當時云

南溪柴與之先生

柴中行字與之以儒學顯登紹興庚戌進士慶元中調撫州推官時有司薦舉以伊洛爲僞學中行獨云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後爲太學博士屢遷至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游若東渭楊伯紀雙峯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憲肅

柴元振先生

柴禹聲字元振長臺人宣和辛丑同徐存受業於楊龜山學於毘陵時有潛心室伊川門人鄒柄爲之記推其師友淵源遠有端緒屢魁鄉薦學者宗焉紹興間高閌擢國子司業以禹聲堪充史館特薦於朝兄禹功晚亦游楊門扁其堂曰世學云

江邦直先生

江介字邦直開化人少穎異治舉子業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大有感悟至衢從徐誠叟學復與朱晦翁相講明初任典國司戶參軍陞進賢令歷官廣昌

安晉數郡、皆稱惠愛、民爭繪像立祠、秩轉奉議郎、卒於途、所臨兩邑、老稚號泣、羅拜道左、或越境而後返、臨翁志其墓

陳少南先生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幼孤、專志問學、性簡重、言動有則、以經術教生徒、常數百人、其學不爲章句新説、必本人倫正論、而趨於深厚、兩舉於鄉、俱爲第一、登紹興第、調鄞簿、召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説書、遷禮部郎、初秦檜子熺在永嘉、從鵬飛學、至是熺爲侍郎、所下

文案多疑決不應令鵬飛每批其後還之檜浸不平及經筵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高宗忽問母以子貴何如鵬飛從容以正對謂公羊之說非是高宗愕然時檜欲尊崇太母以效容悅大怒諷言者劾鵬飛譏議慈寧典禮遂罷去繼以侍御史汪勃言謫惠州後四年卒淳熙末留正始爲開陳詔官其孫載有詩書解行於世

羅浮集十卷

鄭景望先生 弟伯英伯海附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德行夙成經學尤邃無一指不

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紹興十五年登第歷黃巖尉婺州司戶尤溪丞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稍遷吏部侍郎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觀聽又判罷吏羊縮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屢啓不從因自劾免朝廷知之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除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外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改建寧卒謚文肅伯熊自爲

館職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學者復於伯熊得之有六經口義拾遺有類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有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

弟伯英字景元剛介果決論事駿發隆興廷對第四人調秀州判官俄上印綬歸養三十年其學優於經濟見義必為鄉里利病倡率興除不遂其志不止也

弟伯海字彥容紹興進士第授海門尉歷官制置司參議授朝奉大夫卒於官伯海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

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百餘步時人稱東西二鄭云

薛士龍先生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從世父弼宦遊及見故老聞炎興初將相趙張韓岳諸公事迹有當世志旣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帥孫汝翼論其才辟機宜文字妻以女孫氏家多書一意紬繹隱君子袁溉授以伊川程氏學益自斂制克養紹興末調武昌令金人敗盟有端季宣先事而廉訪求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制度行之

縣境訓練賞罰皆有法則由是武昌保甲爲勝兵稜讋訣親友誓以死守金兵自襄還圍蔣州甚急樞密汪澈宣諭上流召季宣問策曰以蔡州要害得蔡蔣圍自解果如其言其東道兵薄合肥二三大將退却復建議自蔡乘勝拔許昌向陳汝則盧兵不戰可屈亦如其言召對除大理簿與丞相虞允文議多不合奏遣奉使淮西措置流民將還復命覆麥田又命視鐵冶歸遷兩官除寺正入對所薦士多旌擢大臣滋不悅丐外守湖州七月即自免歸總若雨故宅以居起知常州未上卒年四

十、終奉議郎、後諡文憲、其學本於六經、講明堯舜三代治法本末甚詳、士不可以經學爲空談、自季宣始、有詩性情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旨要、大學說、論語、小學、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及校讐陰符山海經等書、

王龜齡先生

王十朋字龜齡、樂淸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稍長操筆已有憂世拯民之志、通六經、尤長於春秋、聚徒梅溪、從游以百數、入太學、名譽藉甚、紹興丁巳、以上舍廷對萬言、高宗覽而異之、親擢爲第一、宸翰褒之曰、經學淹通

議論醇正是日詔天下毋得以金翠爲飾遠方所獻翠
羽悉燔之用對策語也簽書鎮東軍判官除校書郎兼
建王府小學教授金人敗盟入對言禦戎莫急於用人
用人莫先於人望乞急用張浚劉錡又論楊存中以管
軍領三公名器濫極清資加於胥伍高爵濫於醫門統
師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補人爲卒結怨百姓上大
感悟及金兵入境卒起浚錡如其言孝宗即位屢遷起
居舍人兼侍講尋除侍御史力贊北征之計沮於異議
徙吏部侍郎不拜出知饒州寬心撫字恩惠周流鎮夔

州饑民丐留不可至斷橋截路十朋從間道去治夔期年改知湖州去夔如去饒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告不可即丐祠州人送越境涕泣而返起知泉州以治績進敷文閣直學士泉民爲立祠凡四郡之政光絕一時召爲太子詹事既至對選德殿以足弱給扶減拜賜坐從容訖賜鞍韉俄疾作連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有大星隕於故居命下而卒命禮臣典喪事謚忠文十朋之學一出於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

俞季淵先生

俞淛字季淵新昌人登進士歷監察御史三疏時事皆忤旨不報改大理少卿不就乃浩然歸閉門著述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及韓文舉隅諸集淛爲人寡言篤行蹈矩矱肅衣冠不喜馳騖與石整黃度先後發明理學尤崇尚朱熹傳註所得良多晚年深察而拓充之以求合中庸之旨自號致曲老人

黃仲庸先生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學以關洛爲宗錢文子一見期以

國士登紹興第歷館閣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出知袁州泉州以右文殿修撰卒中以進士第三人中第越三十載居官僅十考故得大肆其力於學與朱晦庵往復講論欲於實地用工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嘗校藝漕闈時學禁方嚴中發策有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廻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晦庵後見之曰近年若此等議論令人歎服矣入經筵寧宗曰朕正賴卿輔佐語之再三中前後三十餘疏傾心慮模

無所回撓魏了翁以爲古之遺直

陳叔向先生

陳葵字叔向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父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友愛翮事魏益之因教以晝弃所懷獨立於物之表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若有見焉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政又嘗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晦翁每重其學衛士有志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又與其子在書曰過青田不

可不見陳叔向也其爲時所欽嚮如此、

陳止齋先生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年未三十心思挺出新語懸長學者駭未曾有由是文名擅天下授徒仙巖、四方景從、薛季宣訪之問以所安傅良曰、毋不敬、季宣曰此參鑰何如傅良釋然有省乃謝去舊學從季宣於瀾上閱數歲盡得其本末遂以斯文爲己任乾道八年廷對、文過西漢議論過之殿臚定爲第一、既而不果、調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錄、因議科舉法不合、出通判福州、知桂陽

單召爲吏部郞入見光宗迎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上除秘書監兼嘉王府贊讀遷左史兼中書舍人會光宗疾作久闕南內定省中外切諫一日得肯過宮百僚班俟光宗已出御屏慈懿后復挽入傅良引裾請毋入至御屏後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對曰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下殿不返舍徑出國門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會黨論起遂奉祠久之起知泉州以疾辭除寶謨閣待制卒謚文節傅良旣受學

於薛季宣已而入太學尚友張呂凡諸儒所講克己兢畏敏德氣義之說及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傳良得之猶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繩聯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伯恭以為長不獨在文字也其操術精而致用遠施爲不竟惜哉所著有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旨毛氏詩解詁讀書譜建隆編止齋文集學者至今稱止齋先生

慈湖楊敬仲先生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清明純一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

席君師學以古聖爲的入太學第進士主高陽簿日坐公堂輒諷詠魯論孝經不動聲色而民自化陸九淵道其邑齒長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調紹興府理掾朱熹持庾節首薦之每稱簡學有爲已功夫宰饒之樂平謂教養茲邑欲使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爲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已矣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性無古今聞者興起以國子博士召講易乾卦發人心固有之妙趙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疏辯之簡上書亦以學黨斥閒居十三年以秘書召遷著作將

作少監守溫州訪賢者禮致之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舉儆悶官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除工部郎將作監告老奉祠召不起終敷文閣直學士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壽八十六謚曰文元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簡至誠篤敬期功之服下洎緦麻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高遠自不可及北方傳誦其文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袁和叔先生 子甫附

袁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惺然稍長讀東都黨錮傳輒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九齡遂師事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名儒朱熹輩皆斥燮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去更歷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廸以切已之學聞者興起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兼祭酒每講必託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議者指

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顯謨閣學士贈龍圖閣學士謚曰正獻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吾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詩禮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衆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沈晦叔先生

沈煥字晦叔自定海徙鄞偉儀觀舉聽視音吐鴻暢羣

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懽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文華閣特謚曰

端獻

藝堂湯達可先生

湯建字達可、樂淸人、少爲陳傅良所知、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洞達本末、遂弃舉子業、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始以其學授徒、名儒達宦、多受業焉、尊曰藝堂先生、無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退與友朋商論、欣欣自得、有古琴、嘗鼓以自娛、年踰八十、卒、所著有詩衍義、論語

道德經解

林景文先生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少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尤酌理學淵源朱晦庵講道武夷武徒步往從之親受中庸義錦之旨歸而扁其堂曰尚絅且輯平日所聞爲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池縣尉考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度冲約出於自然父老雖步不離親湔中衣躬捧匜起既艱毀瘠幾不能終喪歲歉以私惠及遠邇鄉曲期以其後必大既而子賀孫終相繼登科說者以爲入道有知云

南坡葉茂叔先生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深於性理之學擢慶元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簿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一時鉅儒如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袁燮楊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詳簡每自謂得所啓發秩滿調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爲隣壤人凛凛不自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也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城生聚何修城濬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以徇金人計沮不敢近

邑賴以完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擒斬敗狀未幾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史彌遠當國有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言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丞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遂擢知揚子縣遷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驛騷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作人心正士氣為之本所言多聽築高沙三十六湖建石礎以疏水勢豬洩有恒無乾溢之患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礎上思秀發之功搆堂樊汊之隄以祀焉卒年七

十餘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行於世學者尊曰
南坡先生

艮隱戴少望先生

戴溪字少望永嘉人少築精舍艮岡與王楙讀書其中
盡通諸經聲名日起江浙之士從游者數百人登淳熙
第敭歷中外最後由大司成登從橐遂兼詹事以經學
輔景獻太子家有明經堂太子親書其扁終工部尚書
以翼贊恩贈端明殿學士謚文端溪性行純明平實簡
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爲理

到之言嘗與朱晦菴遇於旅邸時從晦菴行者衆溪請之曰不畏鉤黨之禍乎晦菴嬰然散遣之嘉定更化朝論將取嚮昔奸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興往事恐貽君子小人報復之禍議遂寢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語孟答問通鑑筆議將鑑復嘗對崑隱文集學者至今稱崑隱先生

葉水心先生

葉適字正則其先括蒼人徙永嘉資稟茂異風度澄肅少角記誦如流十歲能屬文淳熙廷對第二人除太學

正遷博士朱晦庵爲林栗所論適上疏言栗非是知衢州一以静治處士李之翰居中洲通性命之學適每款門相與切劘入爲吏部郎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適贊趙汝愚請嘉王參决宗社底定遷司業兩學相慶得郎除淮西總領罷知泉州久之以工部侍郎召從吏部兼直院不拜以實謨閣待制守金陵引疾請祠里居十有五年累進寶文閣學士卒年七十四謚文定適生平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考論古今品藻人物自成一家言名重當世四方學者仰之如山斗咸稱水心先

生遠而高句麗捐金帛購求其文有習學記言荀楊問答外集有水心進卷並行於世

周子靖先生

周端朝字子靖行已族孫仲父去非登科爲張南軒高弟端朝少淹貫爲業適所知縱從朱氏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信州久之放便時號六君子登嘉定第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標準秩滿除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

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兼司封郎又之以軍器監兼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牀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靜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黃冠釋子未嘗及門有田半頃盡

歸其兄一室蕭然不顧也賓紹間權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可親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郎晦之先生

郎曄字晦之錢塘人從學於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以儒學知名或謂曄世系與侍郎郎簡同譜曄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扳華冑識者許之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

劉子宣先生

劉炎字子宣少侍父遯齋先生習聞庭訓專事程朱之

學因慶元黨籍隱居不仕從真文忠游著劉子遡言十二卷其畧謂中天地而立與天地參者人也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天地予人之正也君子保天命之性之謂仁成天命之性之謂學其言行於世

舒元質先生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栻又從陸九淵朱熹及呂祖謙兄弟講習力於躬行嘗曰非能一蹴入其域刻苦

磨厲攻過遷善日有新得亦可以勿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寒暑不懈暮夜亦間往勸誘啓廸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以授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嗣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廉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淳祐中待諡曰文靖

山堂章俊卿先生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自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眞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

李從仲先生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朱熹之門鄉貢入太學年六十講學益力登嘉定進士第由郡教授爲國子博士綸對詞意激烈上嘉獎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微之戒謂人主燕閒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

欲一肆如水積流而莫之遏况復有宦寺之屬窺伺歙娛導湼勸侈以蠱上心竊弄威福上爲之改容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其言不激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其深識與眞德秀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歎服時喬行簡獨當國以親嫌累疏乞外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八十七大同資禀純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

臺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蒼生扁熙耀平之治大同之助爲多所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議十五卷通鑑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

舩山楊子權先生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舩山先生所輯有朱子詩畧二十卷其幽居詩云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只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脩鱗自往還可是水源忌極梁不須妄意要投竿吳郎道云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願與會語相關窓草不除意同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樵堂松山寃議伊洛淵源之語

傳貽韓漢卿先生

韓廣字漢卿崇德人淳謹勤恪少讀濂洛書慨然願學從呂祖謙游後師事朱熹與黃榦並稱僞學禁與蔡元

定旣死廣獨侍喪不去入京師居太學南集同志講學不輟堅忍篤信終始不渝主崇德學事以師友淵源僭率其從會扁其堂曰傳貽學者稱傳貽先生所著有論孟答問六經集解詩學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雜文子人章舉進上

徐崇甫先生

徐僑字崇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爲常侍始遷於義烏之龍陂從學於吕祖謙門人葉邽登淳熙進士第調上饒簿始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

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服除累官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意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寬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時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慨切上為竦聽顧見其衣垢履弊

愀然謂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上曰朕何謂貧對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尅群臣養高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群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倚金帛甚厚倚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

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其請論王概使事猶以既會圖書則非正使宜猶之於外如晉叔向辯鄭故事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仍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靖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鉌鈞鑄皆傳其家學以世賞入官

葉成父先生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晝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道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

皆纂由庚造詣眞切樹與賜書特析至無虛月㮣稱皆
深㬥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經藏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
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
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著千卷詩文若
干卷稽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西山葉知道先生

葉味道字知道初名賀孫自括蒼徙永嘉早從朱晦庵
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進士理宗朝選宗學教授

上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帝一日忽問伯有之事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一定而不易者其常也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蓋諷皇子竑之事云味道在經筵凡所謀說敷陳無一言不切君身無一事不關治道議者推服除秘書丞兼工部郎卒景定間門人范東叟爲請謚曰文修學者尊爲西山先生

著有四書說儀禮解經筵講議輯次朱氏語錄四十三卷、

西山真希元先生

真德秀字希元、生於西山、既壯從浦城由進士博學宏詞科累官起居舍人、史彌遠得政、力乞補外、除秘閣修撰、江東運副、改知泉州、歷知隆興江西湖南安撫、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兼國史院修撰、嘗因經筵進說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每進讀言、上皆虛受、

彌遠諷言官論罷之紹定中起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事尋召爲戶部尚書辭不允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拜參知政事踰月以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卒謚文忠學者至今稱西山先生迺其所生也

潛室陳器之先生　饒木之　徐寓　徐容附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父肄字民表工屬文善持論爲水心葉適所推三子增埴止善皆登科埴少穎悟從朱氏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

書院肄墮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
尊爲滄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卒同時郡人若錢木
之徐寓與弟容俱從朱氏學而皐比之尊輒以推墮焉
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集

北山何子恭先生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
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
既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
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

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貫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克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蹈其實船山楊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處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其疑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

謹可也平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聞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然不樂至忘寢食隱居求志不願人知眞無媿古人爲己之學郡守趙汝勝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赴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南嶽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平四年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而已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爲北

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炌請於朝賜謚文定、

王會之先生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與其叔季執經朱呂之門柏生稟高明抱身宏偉少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歷造楊船山劉橋堂

而卒業北山焉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會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有疑必從北山質之自著敬齋箴圖晝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閑閒靜坐子弟侍事非衣冠不見也四方來學者家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張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士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退其躬而已郡守趙汝勝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台守謝景緯又

聘爲上蔡書院師首講謝子大居敬貫窮理之旨敷暢
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
謁既歸講道於家學子懷慕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曉
年積厚養固精强清勁雖少壯勿逮孜孜述作殆不知
老之將至咸淳十年七月一夕無疾而終年七十有八
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于將莫
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端而未竟疑而未決
與諸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如
論河圖洛書九疇洪範及詩大學格致章中庸古本皆

卓識獨見至天文地志律曆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多不備載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

徑畈徐景說先生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幼穎異年十三即有志聖人之道研精六經以探其要淳祐試南省第一人及第後授沅州教授未赴時宰臣史嵩之姦邪顓國霖上疏力言之無何嵩之以父喪去上思霖言召試館職論國大計甚激切除秘書省正字再除校書郎以言不行去朝廷再三

挽留不可歸借屋以居讀書養親裕如也郡守游鈞買田築學舍請霖講學遠近之士裹粮來游者三千餘人

朝旨特改官通判常州除秘書著作左郎通判信州皆不赴未幾除兼國史編脩官實錄院檢討拜命引見奏言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上奬諭再三除崇政殿說書上嘉其直有大用意是月兼權左司自是小人中以巧計而譖言入矣乞補外差知撫州奬士類寬民力誅悍將人情悅服視事一月以讒黜士民攀卧車幾不行寳祐改元差知衡州三年改劒南皆不起又改

袁州丁父憂哀毀過制疾作卒年四十八。覸天質既高學力又到由尸居以達日用本末具備平居與人言低聲下氣至於處官立朝則忠肝義膽奮不顧身責育不能奪晚年閒居既久涵養益深不及大用以死命也有太極圖說遺稿五十卷學者稱爲徑畈先生

趙德父先生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後往來葉味道度正之間以求放心爲本所索益精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

不調作讀書庵懸霤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州所
辭不赴趙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取陳述古
諭俗文書示諸邑及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其義使
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泣者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其
諸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
栢之間採藥著書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而後
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又論監司守令舉剌不當不
足以服天下之心事出於栁應詔上封事拜大府少卿
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

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授集賢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諡文安

車清臣先生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初事陳篔窻耆卿學古文其祖

盧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清獻杜公游始大有得遂潛心性理之學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又嘗著道統錄宇宙賛記與兄棐諸書皆行於世

康敏黃立道先生

黃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與車玉峯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晚卒賜謚康敏集謚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肅華胄詩禮名家學

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静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殁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莪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按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

康善翁如山先生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登淳祐第調永州教授

未上丁毋憂服闋授寧國軍書記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蔵壽性行純固德容睟然從陳埴最久微言奧義盡得其傳退而私淑其里學者日衆常令諸生讀近思錄曰此讀書之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之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言辭文字學者尊稱曰庶菩先生

張伯誠先生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王金人游北山何文定公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葬也潤之爲定士禮不

用呂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質於潤之而後定晚歲避亂居金華山中蓋有桃源之思焉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實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龍泉公畨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且衣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先生被服樸略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彼以貌觀先生者豈知德哉

仁山金吉父先生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於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弃舉子業師魯齋王文憲公問爲學之要魯齋舉何文定公立志居敬之說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又從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田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爲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

正似謝上蔡展祥則親得之二氏而益克於已者也展祥在宋季嘗以布衣游公卿間閒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及國勢以危始思其言以史館編校召之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摘發仁義之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誦法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䟽義論孟考證通鑑前編行於世

劉習甫先生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少孤力學弱冠貢於鄉以祿弗逮親絕意仕進況潛伊洛之旨往見雲源何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授以奧旨且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主黃梅簿三仕至監都進奏院陛對條列廣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四事又遷司農丞守南康知吉州皆有善政及兼江西提舉時大江失險虜兵逼境人心震搖漢傳嚴設警備簡精銳遮要害民賴以安尚書嘉獎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累遷兩浙運使吏

部郎官、與尚書右銓進司農卿、皆力辭、自是閒居十一載、篤學守道、嘗著止善集、通鑑會評、洪範奧旨若干卷、臨終索筆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樂哉斯丘兆足行矣之句、遺二子、遂瞑、年七十六、

黃東發先生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中進士第、爲吳縣尉、有能名、後爲史館檢閱、入對、言危亡災異在旦夕、而緇黃出入宮禁無節、失朝廷體、度宗大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

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别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定爲法時郡將貫蕃世以權相繼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踬震撓政解官尋判紹興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某日集城中過期者罰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强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兩後入覲州事善政種種不可殫述歷提舉常平倉司與

稷縣刑獄決滯積訟赫然如神明時有貴家害民震收之又發富人聚故豪家比而致盜中有陳堅時爲御史中丞遂劾震免官福王與芮判紹興朝命震爲長史辭不拜國事日蹙朝廷宰輔爭避去震知不可爲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必作先是楊簡倡陸學士皆翕然宗之孔門博約之訓幾廢而震竭力與朱學人知向方彝閱經史文集輒疏其精要凡微詞疑義反覆辯論名曰日抄一百卷春秋禮記皆有集傳其死也里人私謚爲文潔

先生。

蛟峯方君錫先生 弟逢振附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理宗御筆改今名故字曰君錫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讀除吏禮部尚書俱不拜先是丞相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閽言時事辭旨激烈忤權相意乃稱疾以歸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辭不赴卒於家逢辰天稟卓絕人物魁岸聲如洪鐘自幼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書不讀而會極於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

爲窮理之本篤行爲修己之要自居幕職至秉旄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聞義塾以迎之從游者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其徒後以從官入侍經幃度宗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字爲扁仍賜手詔曰近進士一科丈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其眷遇如此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庸註釋格物入門諸書行於世學者因其所居稱爲峻峯先生肖像於石峽書院以祠之

弟逢振字君玉登景定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太府寺簿宋亡退隱於家元世祖詔御史程文海起爲淮西北道按察僉事辭不赴聚徒講學於石峽書院以終學者稱爲山房先生以之配祀蛟峯其遺像贊曰僉春王應總學是續派宗紫陽規修白鹿以身衛道障川迴瀾大節匪虧進退可觀

兩浙名賢錄卷之廿一終